

不确定性、市场边际与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

魏浩 王超男

摘要:不确定性上升是我国进口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研究进口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行为变化就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市场边际”视角,本文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变化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探究了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效应和渠道。研究发现:(1)从“企业层面”来看,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从而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基于“企业—产品层面”的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2)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具有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3)从影响渠道来看,不确定性上升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是重要调节机制。本文揭示了企业积极调整进口市场组合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进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力量,这为国家一直倡导进口市场多元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不确定性 进口来源地 市场边际 进口市场组合 进口增长

一、引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贸易规则的区域主义和贸易政策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的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巨大挑战,各种不确定性事件导致世界各国的不确定性随之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作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①也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2000年,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较小,仅为0.094;2008年上升至0.181,大约是2000年的1.9倍;2016年,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为0.207,大约是2000年的2.2倍。^②可见,不确定性上升正逐渐成为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进口是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环节,疫情暴发以后,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市场主体困难重重、外贸稳增长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确保进口稳定以及持续增长能够保证国内部分产品的生产安全,没有国外上游环节生产的核心零部件、半制成品进口,国内下游环节的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另一方面,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确保进口稳定以及持续增长,不仅有利于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消费升级,而且对于促进世界各国互利共赢也有重要意义。积极扩大进口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扩大进口工作。与此同时,我国也明确指出,

^{*} 魏浩、王超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weihao9989@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19ZDA068)。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具体指中国进口企业在进口来源地面临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为了简便起见,后文将其统一称之为“不确定性”。

^② 中国进口企业的不确定性指数是以进口来源地的进口份额为权重,将进口来源地的不确定性指数加权计算得到,各进口来源地的不确定性指数来源于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新要求,外贸企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弄清楚进口企业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就成为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进口市场国际布局优化的问题,多次在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明确指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是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要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创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①。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是企业优化进口市场国际布局的重要方式,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化解重大外部风险、促进进口增长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从“进口市场边际”考察进口增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已有研究比较关注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很少有文献聚焦考察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的影响。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确保进口稳定,本文从进口市场视角对进口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效应和渠道,探究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力量。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为优化进口市场布局和确保进口持续增长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是:(1)本文聚焦“市场边际”,基于进口市场视角对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丰富了贸易边际的内涵,这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和创新。(2)本文从“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贸易成本效应”和“供给冲击效应”三个角度出发,对不确定性上升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渠道进行了探索,揭示了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的内在动机和路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部冲击对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3)本文不仅从“企业层面”进行了考察,还从“企业—产品层面”进一步进行了考察,区分了产品的异质性,重点考察了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消费品等产品进口市场变化的特点及进口增长效应,为全面、辩证理解企业的进口市场调整行为以及政策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聚焦考察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第二类文献探究了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第三类文献主要研究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的影响。

(一)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对于不确定性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出口方面。探讨不确定性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主要分为三支。第一支文献较多关注特定事件导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加入WTO导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Handley & Limao, 2015, 2017),也有利于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进入出口市场,高价格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Lakatos & Nilsson, 2017; Feng et al, 2017)。第二支文献则聚焦考察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一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动态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延迟出口企业进入新市场(Handley, 2014),另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确定性程度提升会减少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Carballo et al, 2018; Greenland et al, 2020)。第三支文献探究了不确定性对出口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不确定性提升会大大抑制企业的出口频率(Kropf & Sauré, 2014; Bekes et al, 2017)。相反,关于不确定性变化对进口贸易影响的研究则相对比较缺乏。

^①201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外贸稳中提质和经济平稳运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要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是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创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仅有少部分文献考察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进口贸易的萎缩(Novy & Taylor,2020),不确定性下降会增加企业从新进口来源地的进口规模和进口产品种类(Imbruno,2019)。

(二)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

外部冲击与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需求冲击、贸易自由化、反倾销和汇率变化等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就需求冲击的影响而言,外部正向需求冲击会加剧企业在出口市场上面临的竞争程度,使得企业偏向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Mayer et al,2021;袁莉琳等,2020),并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采取的竞争策略产生差异,即正向需求变动有利于增加质量竞争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偏度,对成本竞争型企业的影响恰好相反(钟腾龙、余森杰,2020)。就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而言,贸易自由化不仅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出口产品偏度(Iacovone & Javorcik,2010;Bernard et al,2011),而且会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产生影响(Lopresti,2016),中间品进口关税降低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最终品进口关税降低则会显著缩小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Fan et al,2022)。就反倾销的影响而言,反倾销虽然减少了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但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促使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向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有利于加速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Lu et al,2013)。就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而言,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在缩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同时,也会促使企业集中出口核心产品,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许家云等,2015)。

(三)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的影响

很少有文献直接考察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的影响,仅有少数研究关注目的地汇率波动、技术性贸易壁垒、需求不确定性等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目的地的影响。从汇率波动的影响来看,多目的地企业会不成比例地将其出口从汇率高波动性目的地转向汇率低波动性目的地,即多目的地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平抑汇率波动的负效应,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出口稳定(Héricourt & Nedoncelle,2018)。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来看,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出口企业退出该目的地,并将其出口转向其他出口目的地(Fontagné & Orefice,2018)。从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来看,国外市场的需求不确定性会同时影响企业在目的地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决策(De Sousa & Disdier,2020)。

综上所述,一方面,不确定性贸易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方面,关于不确定性变化影响进口贸易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匮乏;另一方面,关于外部冲击与企业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文献已经趋于完善,考察外部冲击对企业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的研究则较少。也就是说,已有研究较多关注进出口产品组合调整在企业贸易增长中的重要贡献,却忽略了进出口市场组合调整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几乎还没有文献从“进口市场”视角考察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因此,本文聚焦“市场边际”,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探究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效应和渠道,试图揭示出不确定性影响中国企业进口增长的路径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从理论上来说,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企业进口面临的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是企业优化进口市场布局的重要方式,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化解重大风险、促进进口增长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魏浩、张文情,2022)。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看,一方面,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通过“多元化效应”应对外部冲击,进口市场多元化能够减小

单个市场供给高波动性对企业进口增长的影响,依靠多元化的进口市场组合分散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增强企业的进口调整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企业的进口稳定以及促进企业的进口增长;另一方面,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通过“结构化效应”应对外部冲击,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同进口市场之间重新分配进口额以应对外部冲击,扩大企业从那些供给波动较小或者贸易成本较小的进口市场的进口,缩减企业从那些供给波动较大或者贸易成本较大的进口市场的进口,有利于优化进口市场组合、促进企业进口增长(王超男、魏浩,2023)。

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抑制部分来源地出口企业的投资决策,减小当地出口企业的产出,导致部分进口市场的供给波动较大,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扩大从这些来源地的进口(Bloom,2009)。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方式选择那些供给波动较小或者贸易成本较小的进口市场以应对不确定性、规避外部风险。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进行调整,对部分持续进口市场增加进口(扩张市场效应),同时,对部分持续进口市场减少进口(萎缩市场效应),本文将这种界定为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影响;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在促使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新增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会促使企业退出部分旧市场(淘汰市场效应),本文将这种界定为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影响。然而,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表现为抑制效应还是促进效应取决于扩张市场效应与萎缩市场效应之间的大小关系,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表现为抑制效应还是促进效应取决于新增市场效应与淘汰市场效应之间的大小关系,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净效应有待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1: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对进口市场边际产生影响,净效应有待实证检验。

(二)贸易成本效应

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需要支付贸易成本。无论是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进行调整,还是开拓新市场,企业可能都需要承担市场调研费用、保险费用、运输费用和关税等贸易成本。由此可见,在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时,贸易成本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从各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化。当企业从各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也可能随之调整。具体来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高于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①,企业就会进一步减少在持续进口市场的进口,更加注重通过转换进口市场的方式扩大进口,开拓更多的新市场,不断扩大从新增市场的进口,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减少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增加。反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低于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企业就会增加从持续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降低开拓新市场的积极性,甚至可能会淘汰部分旧市场,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增加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减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2:贸易成本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作用有待实证检验。

(三)供给冲击效应

除了贸易成本外,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也是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会导致各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发生变化。当各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也可能随之调整。具体来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面临的供给冲击大于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②,企业就会被迫减小从持续进口市场的进口,转而开拓更多的新市场,不断扩大从新增市场的进口,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减少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增加。反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面临的供给冲击小于

①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是指企业新增进口市场贸易成本与淘汰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差值。

②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是指企业新增进口市场供给冲击与淘汰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差值。

$$Uncertainty_{it} = \sum_j \left(\frac{import_{ijt}}{\sum_j import_{ijt}} \right) WUI_{jt} \quad (4)$$

其中, $import_{ij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从进口来源地 j 的进口额。 WUI_{jt} 表示进口来源地 j 在 t 年的不确定性指数, 不仅可以反映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 还包含政治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各国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来源于 WUI(World Uncertainty Index) 数据库。^① 构建 WUI 的主要方法是统计“不确定性”及其派生词出现的频率, 并通过经济学家智库(EIU) 国别报告的总字数进行标准化得到。WUI 是第一次为大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建的不确定性面板指数, 时间跨度为 1950—2020 年, 覆盖了 200 万人口以上的 143 个国家(地区), 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99%。

3. 控制变量。 X_{it} 为可能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 (1) 企业规模($\ln Size$), 用全部职工人数的对数值表示; (2) 劳动生产率($\ln LP$), 采用工业总产出与全部职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衡量; (3) 资本密集度($\ln KL$), 用固定资产总值与全部职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衡量; (4) 企业年龄($\ln Age$), 采用当年年份减开业年份加 1 的对数形式表示; (5) 融资约束($Finance$), 用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差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测度, 该比值越大, 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三套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首先, 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如下清洗: (1) 剔除职工人数不足 8 人的观测值; (2) 删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 包括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以及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测值; (3) 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其次, 本文采用进口来源地代码匹配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最后, 本文进一步利用企业名称和电话、邮编等信息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合并后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3 年。为了剔除企业进入退出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是至少连续进口两年的企业样本。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第(1)—(3)列是未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控制了滞后 1 期的企业进口规模($\ln Importvalue$)和进口市场数量($MarNum$)的回归结果; 第(4)—(6)列是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回归结果。本文以第(4)—(6)列的回归结果为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不确定性上升 10%, 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增加 3.06%, 中国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 4.34%, 中国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 1.28%, 表明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 即不确定性上升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口增长。

可能的原因是, 虽然企业转换(新增或淘汰)进口市场需要支付的成本大于企业在已有市场内部调整需要支付的成本, 但是, 前者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促进企业进口增长。具体来看, 企业转换进口市场既能通过“多元化效应”增强企业的进口调整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减少进口波动, 也能通过“结构化效应”优化进口市场组合、促进企业进口增长, 特别是新增进口市场能有效应对企业从已有进口市场进口的下降风险。相比之下, 企业在已有进口市场内部重新调整进口仅能通过“结构化效应”应对不确定性, 由于进口市场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当这些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升时, 企业保持进口稳定特别是进口增长就十分困难, 往往会导致进口下降。当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导致的进口增长大于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导致的进口下降, 不确定性上升就会导致进口企业的进口增长, 而不是进口下降。

^① 不确定性指数原始数据为季度数据, 本文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年度数据。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未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样本			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样本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i>Netgrowth</i>	<i>Extensive</i>	<i>Intensive</i>	<i>Netgrowth</i>	<i>Extensive</i>	<i>Intensive</i>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0.289*** (0.031)	0.446*** (0.023)	-0.157*** (0.020)	0.306*** (0.056)	0.434*** (0.042)	-0.128*** (0.033)
<i>MarNum</i>	-0.033*** (0.001)	-0.027*** (0.001)	-0.006*** (0.000)			
<i>lnImportvalue</i>	-0.125*** (0.002)	-0.035*** (0.002)	-0.090*** (0.001)			
<i>lnSize</i>				0.059*** (0.010)	0.020*** (0.006)	0.039*** (0.007)
<i>lnLP</i>				0.122*** (0.008)	0.033*** (0.005)	0.088*** (0.005)
<i>lnKL</i>				-0.065*** (0.006)	-0.028*** (0.004)	-0.037*** (0.005)
<i>lnAge</i>				-0.212*** (0.018)	-0.061*** (0.012)	-0.151*** (0.012)
<i>Finance</i>				0.063*** (0.013)	0.036*** (0.010)	0.027*** (0.008)
<i>Constant</i>	1.717*** (0.028)	0.518*** (0.020)	1.198*** (0.019)	-0.346*** (0.095)	-0.123** (0.061)	-0.223*** (0.06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88721	688721	688721	246643	246643	246643
R ²	0.199	0.189	0.205	0.203	0.203	0.219

注: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表均同。

(二)内生性处理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已将不确定性指数滞后1期进行回归,但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互相影响以及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1. 使用倍差法检验。本文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将2006—2007年定义为危机前时期($Post_t = 0$),将2008—2009年定义为危机后时期($Post_t = 1$),借鉴刘京军等(2020)的做法,采用如下模型进行实证估计:

$$M_{it} = \eta_0 + \eta_1 Post_t \cdot ImportShare_i + \eta_2 X_{it} + \mu_i + \mu_t + \epsilon_{it} \tag{5}$$

$$M_{it} = \lambda_0 + \lambda_1 Post_t \cdot Treat_i + \lambda_2 X_{it} + \mu_i + \mu_t + \epsilon_{it} \tag{6}$$

公式(5)是广义倍差法回归模型,公式(6)是传统倍差法回归模型。公式(6)中的处理组,即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大的企业按照如下方式定义:(1)计算进口来源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不确定性指数平均值的增长率(*growth*);(2)将*growth*超过0.75分位数的来源地记为不确定性增加较多的进口市场;(3)分别计算出企业2006年和2007年在这些进口市场的平均进口份额,记为*ImportShare*,*ImportShare*越大,代表企业遭受的不确定性冲击越大;(4)计算出*ImportShare*的中位数,若企业的*ImportShare*大于*ImportShare*中位数的两倍,则该企业属于处理组($Treat = 1$),否则属于控制组($Treat = 0$)。公式(5)中的*ImportShare*总体上为正数。回归结果如表2第(1)–(6)列所示,结

果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后,与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小的企业相比,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大的企业进口增长增加的更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的更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的更多,说明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 2 内生性处理的估计结果 I

	广义倍差法			传统倍差法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Post · ImportShare</i>	0.076** (0.032)	0.127*** (0.020)	-0.051** (0.023)			
<i>Post · Treat</i>				0.051** (0.023)	0.096*** (0.015)	-0.045*** (0.016)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4996	64996	64996	65148	65148	65148
R ²	0.267	0.257	0.298	0.267	0.257	0.298

2. 采用不同加权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本文分别将企业在进口来源地的初始年份进口份额以及前三年的平均进口份额作为权重,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从而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是稳健的。

表 3 内生性处理的估计结果 II

	按照初始年份进口份额加权			按照前三年平均进口份额加权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1.478*** (0.042)	1.558*** (0.033)	-0.080*** (0.024)	0.174*** (0.052)	1.218*** (0.036)	-1.044*** (0.034)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4521	244521	244521	221570	221570	221570
R ²	0.212	0.222	0.219	0.206	0.212	0.227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1. 使用移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不确定性指数。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中还提供了移动加权平均后的 WUI 指标,该指标的主要特点是某个国家(地区)某一季度的 WUI 数据将通过其中三个季度的数据移动加权平均得到,为了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移动加权平均后的 WUI 指标计算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并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第(1)–(3)列所示,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I

	移动加权平均的 WUI 指标			控制汇率波动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0.904*** (0.176)	1.279*** (0.134)	-0.375*** (0.104)	0.248*** (0.062)	0.423*** (0.045)	-0.175*** (0.039)
<i>RER_volatility</i>				-0.504 (0.327)	-0.655*** (0.247)	0.152 (0.199)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765	246765	246765	208692	208692	208692
R ²	0.203	0.202	0.219	0.215	0.221	0.221

2. 排除汇率波动因素的干扰。除了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外,进口来源地的汇率波动也可能促使进口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进而对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产生影响,即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也可能是进口来源地的汇率波动导致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排除汇率波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借鉴 Héricourt & Nedoncelle(2018)的做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汇率波动指标(*RER_volatility*),并将其滞后 1 期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表 4 第(4)–(6)列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汇率波动因素之后,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3. 排除企业出口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企业往往是不确定性变动的直接受影响者,相比于只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同时从事进口和出口贸易的企业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从这个维度来看,企业的出口规模也可能影响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企业的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因此,为了排除企业出口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将企业出口规模的对数(*lnExportvalue*)作为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企业出口规模因素之后,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II

	控制企业的出口			控制变量滞后 1 期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0.291*** (0.060)	0.423*** (0.046)	-0.131*** (0.035)	0.354*** (0.069)	0.474*** (0.051)	-0.120*** (0.042)
<i>lnExportvalue</i>	0.117*** (0.005)	0.031*** (0.003)	0.086*** (0.003)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1933	211933	211933	151805	151805	151805
R ²	0.210	0.204	0.228	0.205	0.206	0.227

4. 控制变量滞后 1 期。在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等企业特征变量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同时,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调整也可能会影响这些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因此,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全部滞后 1 期,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第(4)一(6)列所示,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四)企业异质性分析

1. 单一市场企业和多市场企业。按照进口来源地的个数,本文将仅有1个进口市场的企业划分为单一市场企业($MultiMarket=0$),将有2个及以上进口市场的企业划分为多市场企业($MultiMarket=1$)。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 $MultiMarket$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①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单一市场企业和多市场企业的进口增长分别增加1.39%和5.23%,其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3.13%和7.55%,其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减少1.73%。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单一市场企业相比,多市场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更有动力开拓新市场,也更有能力支付企业开拓新市场的成本,因此,不确定性对多市场企业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均显著大于单一市场企业。

2. 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本文将劳动生产率高于同年企业劳动生产率均值的企业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HighLP=1$),将劳动生产率低于同年企业劳动生产率均值的企业划分为低生产率企业($HighLP=0$)。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 $HighLP$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②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口增长均增加3.40%,其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5.16%和3.78%,其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分别减少1.76%和0.98%。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能够有效应对现有进口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冲击,越可能会坚守现有进口市场,不会轻易新增进口市场或者减少已有市场的进口,因此,不确定性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均小于低生产率企业。

(五)影响机制的检验

1.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的检验。本文分别基于企业视角和进口来源地视角验证“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是否成立。具体如下:

(1)基于企业视角的分析。本文按照公式(3)将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进一步划分为“新增市场效应”和“淘汰市场效应”,将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进一步划分为“扩张市场效应”和“萎缩市场效应”,并分别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2)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新增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增加1.78%,淘汰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减少2.57%,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4.35%,说明不确定性在导致企业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会降低企业淘汰旧市场的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第(3)(4)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扩张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减少0.37%,萎缩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增加0.92%,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1.29%,说明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进行调整,但主要表现为对部分持续市场减少进口,即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总的来看,不确定性能够促使企业通过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并且,其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其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

表6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 I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add_{it})	淘汰市场效应 ($drop_{it}$)	扩张市场效应 ($expansion_{it}$)	萎缩市场效应 ($contraction_{it}$)
	(1)	(2)	(3)	(4)
$Uncertainty$	0.178*** (0.028)	-0.257*** (0.026)	-0.037* (0.020)	0.092*** (0.021)

①②因文章篇幅限制,具体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add_{it})	淘汰市场效应 ($drop_{it}$)	扩张市场效应 ($expansion_{it}$)	萎缩市场效应 ($contraction_{it}$)
	(1)	(2)	(3)	(4)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643	246643	246643	246643
R ²	0.335	0.351	0.270	0.285

(2)基于进口来源地视角的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y_{ijt} = \alpha_0 + \alpha_1 uncertainty_{jt-1} + \alpha_2 x_{it} + \alpha_3 x_{jt} + \mu_{ij} + \varphi_t + \varepsilon_{ijt} \quad (7)$$

$$y_{it} = \gamma_0 + \gamma_1 uncertainty_{it-1} + \gamma_2 x_{it} + \mu_i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其中, i 表示企业, j 表示进口来源地,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y_{ijt} 分别表示企业 i 在 t 年从现有特定进口来源地 j 的进口额以及企业 i 在 t 年从除进口来源地 j 之外其他现有来源地的进口额之和。被解释变量 y_{it} 分别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新增进口市场数目和淘汰进口市场数目。 $uncertainty_{jt-1}$ 表示进口来源地 j 在 $t-1$ 年的不确定性指数; $uncertainty_{it-1}$ 表示企业 i 在 $t-1$ 年的不确定性指数。 x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特征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和融资约束等企业特征变量。 x_{jt} 表示 t 年进口来源地 j 的特征变量, 包括进口来源地 GDP 的对数($\ln GDP$)、进口来源地的出口价格指数($Price_level$)^①。 μ_{ij} 、 μ_i 、 φ_t 分别表示企业一来源地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第(1)(2)列的结果表明, 特定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对现有特定来源地进口额的系数显著为负, 对现有其他来源地进口额之和的系数为正、不显著, 说明某一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降低进口企业从该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 但并不会导致企业从现有其他来源地的进口额增加, 即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第(3)(4)列的结果表明, 不确定性对企业新增进口市场数目的系数显著为正, 对企业淘汰进口市场数目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不确定性上升在促使企业从新市场进口的同时, 会减少企业淘汰旧进口市场的数目, 即不确定性上升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7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 II

被解释变量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现有特定来源地 进口额	现有其他来源地 进口额之和	新增市场数目	淘汰市场数目
	(1)	(2)	(3)	(4)
$Uncertainty$	-0.148** (0.069)	0.004 (0.047)	0.109** (0.045)	-0.149*** (0.040)
$\ln GDP$	-0.055 (0.191)	-0.354** (0.138)		
$Price_level$	-2.895** (1.157)	0.449 (0.603)		

①进口来源地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进口来源地出口价格指数来源于 Penn World Table 10.0 数据库, 进口来源地 GDP 和进口来源地价格指数数据均基于 2017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被解释变量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现有特定来源地 进口额	现有其他来源地 进口额之和	新增市场数目	淘汰市场数目
	(1)	(2)	(3)	(4)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一来源地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721404	721404	244862	244862
R ²	0.801	0.872	0.487	0.451

注:第(1)(2)列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进口来源地—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3)(4)列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 贸易成本效应的检验。贸易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大小。为了验证“贸易成本效应”是否成立,本文首先借鉴綦建红等(2020)、李自若等(2022)的做法测算得到中国从各进口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tradecost*);其次将企业在进口来源地 j 的进口占企业总进口的比值作为权重,采用以下公式分别计算得到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CTC*)和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STC*):

$$CTC_u = \sum_{j \in SU} \left(\frac{import_{ijt}}{\sum_j import_{ijt}} \right) \cdot tradecost_{jt} \quad (9)$$

$$STC_u = \sum_{j \in EN} \left(\frac{import_{ijt}}{\sum_j import_{ijt}} \right) \cdot tradecost_{jt} - \sum_{j \in EX} \left(\frac{import_{ijt}}{\sum_j import_{ijt}} \right) \cdot tradecost_{jt} \quad (10)$$

其中, i 表示企业, j 表示进口来源地, t 表示年份, $import$ 表示进口额。 SU 表示持续进口市场集合,即 i 企业在 $t-1$ 年和 t 年持续进口的来源地, EN 表示相比于 $t-1$ 年企业 i 在 t 年新增的进口市场集合, EX 表示相比于 $t-1$ 年企业 i 在 t 年淘汰的进口市场集合。 $tradecost_{jt}$ 表示 t 年中国从 j 国进口需要的贸易成本。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添加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CTC*)、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STC*)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第(1)–(3)列为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当持续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增大,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增大。第(4)–(6)列为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当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减小。即证明贸易成本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大小。

3. 供给冲击效应的检验。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和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大小。为了验证“供给冲击效应”是否成立,本文借鉴 Mayer et al(2021)构建外部需求冲击指标的做法,将企业在进口来源地进口额占企业总进口额的比值作为权重,将进口来源地对除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①变动率的绝对值进行加权,采用式(9)和式(10)类似的方法分别构建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指标(*CSS*)和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指标(*SSS*)。

①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 CEPII BACI 数据库。

表8 贸易成本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

	持续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CTC)			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STC)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0.435*** (0.057)	0.533*** (0.038)	-0.098** (0.039)	0.354*** (0.060)	0.451*** (0.044)	-0.097** (0.038)
CTC	0.233*** (0.032)	0.511*** (0.024)	-0.278*** (0.018)			
<i>Uncertainty</i> · CTC	0.005 (0.224)	0.507*** (0.157)	-0.502*** (0.143)			
STC				-0.482*** (0.026)	-0.581*** (0.020)	0.099*** (0.014)
<i>Uncertainty</i> · STC				-1.873*** (0.241)	-2.110*** (0.189)	0.237* (0.128)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4009	174009	174009	183133	183133	183133
R ²	0.220	0.249	0.219	0.205	0.219	0.216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添加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CSS)、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SSS)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第(1)–(3)列为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当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增大;第(4)–(6)列为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当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减小。即证明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和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大小。

表9 供给冲击检验的回归结果

	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CSS)			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SSS)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5)	(6)
<i>Uncertainty</i>	0.291*** (0.050)	0.376*** (0.028)	-0.114*** (0.034)	0.321*** (0.052)	0.403*** (0.033)	-0.106*** (0.032)
CSS	0.346*** (0.072)	0.860*** (0.042)	-0.547*** (0.048)			
<i>Uncertainty</i> · CSS	-1.158*** (0.417)	-0.230 (0.221)	-0.796*** (0.300)			
SSS				-2.470*** (0.119)	-2.893*** (0.080)	0.529*** (0.062)
<i>Uncertainty</i> · SSS				-7.276*** (1.143)	-8.694*** (0.785)	1.738*** (0.603)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9759	189759	189759	199447	199447	199447
R ²	0.222	0.238	0.225	0.208	0.223	0.221

六、基于“企业—产品层面”的进一步分析

上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增长、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并进行了企业异质性分析。然而,不确定性对不同产品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将研究维度聚焦于企业—HS 6 位码产品,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并基于企业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是否为大宗商品以及是否为消费品进行异质性分析,这是对前文内容的重要补充。

(一) 总体影响

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层面进口增长、进口市场边际的回归结果如表 10 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与企业—产品层面是一致的,即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由于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不确定性总体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增长。

为了深入考察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产品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本文对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市场边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解,将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解为新增市场效应和淘汰市场效应,将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分解为扩张市场效应和萎缩市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10 第(4)–(7)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进一步分解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与企业—产品层面也是相同的。

表 10 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企业—产品层面的分析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淘汰市场效应	扩张市场效应	萎缩市场效应
	(1)	(2)	(3)	(4)	(5)	(6)	(7)
<i>Uncertainty</i>	0.217*** (0.030)	0.314*** (0.016)	-0.097*** (0.024)	0.116*** (0.010)	-0.198*** (0.011)	-0.028** (0.013)	0.069*** (0.015)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R ²	0.237	0.255	0.243	0.394	0.405	0.304	0.321

(二) 基于进口产品技术水平分类的分析

本文在魏浩等(2016)做法的基础上,将进口产品划分为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如果企业的进口产品为高技术产品,H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高技术产品虚拟变量(*HT*)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显著大于非高技术产品,主要因为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淘汰市场效应的负效应显著大于非高技术产品。这说明,高技术产品进口企业更不会淘汰已有市场。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高技术产品往往很难被替代,进口企业所需的高技术产品也只能从某些特定的来源地进口,其他来源地往往没有供给能力,因此,当遇到不确定性冲击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会选择继续坚守已有进口市场,退出已有进口市场的可能性较低。

表 11 按照进口产品技术水平分类的回归结果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淘汰市场效应	扩张市场效应	萎缩市场效应
	(1)	(2)	(3)	(4)	(5)	(6)	(7)
<i>Uncertainty</i>	0.197*** (0.035)	0.290*** (0.019)	-0.093*** (0.028)	0.115*** (0.012)	-0.175*** (0.013)	-0.030* (0.016)	0.063*** (0.017)

续表 11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淘汰市场效应	扩张市场效应	萎缩市场效应
	(1)	(2)	(3)	(4)	(5)	(6)	(7)
<i>Uncertainty</i> · <i>HT</i>	0.073 (0.067)	0.087** (0.037)	-0.014 (0.054)	0.006 (0.023)	-0.081*** (0.024)	0.006 (0.031)	0.020 (0.033)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26003	1126003	1126003	1126003	1126003	1126003	1126003
R ²	0.237	0.254	0.243	0.394	0.404	0.304	0.321

(三) 基于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分析

根据联合国对大宗商品的分类方法,本文界定进口产品是否为大宗商品的虚拟变量(*Commodity*),如果企业的进口产品为大宗商品,则 *Commodity*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大宗商品虚拟变量(*Commodity*)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非大宗商品的估计结果和基准估计结果是一致的;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的估计结果具有特殊性,即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大宗商品的市場萎缩效应是负的,大宗商品的持续进口市场比较稳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对部分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且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缺乏定价权,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形下,为了保障大宗商品的供应稳定,企业不会轻易减少在原有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魏浩、刘佩鑫,2021)。

表 12 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回归结果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淘汰市场效应	扩张市场效应	萎缩市场效应
	(1)	(2)	(3)	(4)	(5)	(6)	(7)
<i>Uncertainty</i>	0.212*** (0.030)	0.312*** (0.017)	-0.100*** (0.024)	0.114*** (0.010)	-0.197*** (0.011)	-0.029** (0.014)	0.071*** (0.015)
<i>Uncertainty</i> · <i>Commodity</i>	0.500*** (0.167)	0.226** (0.110)	0.274** (0.123)	0.139* (0.074)	-0.086 (0.072)	0.082 (0.070)	-0.193** (0.079)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1138677
R ²	0.237	0.255	0.243	0.394	0.405	0.304	0.321

(四) 基于进口产品 BEC 分类的分析

本文按照经济大类(BEC 标准)将进口产品划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并将进口的资本品作为基准组,设置中间品(*RIMP*)和消费品(*CIMP*)两个虚拟变量,加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上述两个虚拟变量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3 所示,与资本品、中间品不同的是,消费品的估计结果具有特殊性,即不确定性对消费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消费品的进口市场萎缩效应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消费品和大宗商品的估计结果是一样的,即市场萎缩效应是负的,持续进口市场比较稳定。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日益扩张,消费品进口规模亟须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促使企业开拓新市场,扩大从新市场的消费品进口,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国内急剧扩张的消费需求,企业不会轻易减少在原有进口来源地的消费品进口额。

表 13 按照 BEC 标准分类的回归结果

	进口增长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新增市场效应	淘汰市场效应	扩张市场效应	萎缩市场效应
	(1)	(2)	(3)	(4)	(5)	(6)	(7)
<i>Uncertainty</i>	0.296*** (0.094)	0.506*** (0.056)	-0.210*** (0.072)	0.162*** (0.035)	-0.344*** (0.035)	-0.049 (0.041)	0.161*** (0.044)
<i>Uncertainty</i> · <i>RIMP</i>	-0.101 (0.099)	-0.226*** (0.059)	0.124 (0.076)	-0.059 (0.037)	0.167*** (0.037)	0.025 (0.044)	-0.099** (0.047)
<i>Uncertainty</i> · <i>CIMP</i>	0.069 (0.152)	-0.144* (0.087)	0.213* (0.119)	0.020 (0.055)	0.164*** (0.056)	0.020 (0.068)	-0.193*** (0.074)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35344	1135344	1135344	1135344	1135344	1135344	1135344
R ²	0.237	0.255	0.243	0.394	0.405	0.304	0.321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聚焦“市场边际”,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探究了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效应和渠道。实证分析发现,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影响渠道检验显示,不确定性上升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上升影响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此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具有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

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不确定性上升有利于企业进口增长”。这个结论与一般的直觉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在研究的样本期间,面对不确定性的变化,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行为带来了意外“惊喜”,不确定性上升不但没有抑制企业的进口增长,反而具有一种“反向激励效应”,带来一种“超预期”的结果,即不确定性上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调整进口市场,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结果,不仅确保了进口稳定,反而导致了进口增长。但是,不能单纯地将本文的研究结论解读为“不确定性越高越好”,而应该重点关注为什么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进口增长。聚焦“市场边际”,揭示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进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力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和新发现。“企业积极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特别是新增市场,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措施”是本文的核心观点。这也为国家一直倡导进口市场多元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战略作用,充分发挥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对进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政府要积极引导并支持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在努力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降低进口企业开拓新市场成本的同时,也要给予进口企业必要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以减少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资本约束,鼓励企业不断开辟新的进口来源地,不断扩大从新来源地的进口。

第二,全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可能降低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的各种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下,为了确保进口稳定、实现进口持续增长,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双边或多边经贸对话,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积极参与构建新时代、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扩大朋友圈,全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降低企业在调整进口市场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各种贸易成本以及需要面对的各种供给冲击。

第三,区分对待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进口市场,最大程度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从企业视角来

看,多市场进口企业是中国进口的主导力量。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政府要特别支持和引导多市场进口企业积极主动转换进口市场以确保进口稳定、实现进口持续增长。从产品视角来看,不确定性上升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正向影响,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负向影响。但不同的是,不确定性上升对大宗商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政府要尤其要关注这三类产品进口市场变化的特点及其进口增长效应,制定有差异性的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参考文献:

- 李自若 杨汝岱 黄桂田,2022:《内贸成本、外贸成本与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 刘京军 鲁晓东 张健,2020:《中国进口与全球经济增长:公司投资的国际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 蔡建红 尹达 刘慧,202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金融研究》第5期。
- 王超男 魏浩,2023:《进口市场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转换方向和转换模式的实证分析》,《学术研究》第1期。
- 魏浩 刘佩鑫,2021:《中国大宗商品进口价格过快上涨的原因、影响与对策》,《改革》第12期。
- 魏浩 王超男,2022:《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出口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市场转换和产品转换的对比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魏浩 张文倩,2022:《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市场转换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 魏浩 赵春明 李晓庆,2016:《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2000—2014年》,《世界经济》第4期。
- 许家云 佟家栋 毛其淋,2015:《人民币汇率变动、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管理世界》第2期。
- 袁莉琳 李荣林 季鹏,2020:《出口需求冲击、产品组合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
- 钟腾龙 余森杰,2020:《外部需求、竞争策略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 Bekes, G. et al(2017), “Shipment frequency of exporters and dem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53: 779—807.
- Bernard, A. B. et al(2011), “Multiproduct firm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3): 1271—1318.
- Bloom, N. (2009),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shocks”, *Econometrica* 77(3):623—685.
- Caldara, D. et al(202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09:38—59.
- Carballo, J. et al(2018), “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4368.
- De Sousa, J. et al(2020), “Export decision under risk”,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21, no. 103342.
- Fan, H. et al(2022), “Import liberalization and export product mix”,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5(1):419—457.
- Feng, L. et al(2017),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6:20—36.
- Flach, L. et al(2021), “Corporate taxes and multi-product exporter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rade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2, no. 103515.
- Fontagné, L. & G. Orefice(2018), “Let’s try next door: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multi-destination fir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1:643—663.
- Greenland, A. et al(2019), “Exports, investment and policy uncertaint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2(3): 1248—1288.
- Handley, K. (2014),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1):50—66.
- Handley, K. & N. Limao(2015),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7(4):189—222.
- Handley, K. & N. Limao(2017),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2731—2783.
- Hassan, T. A. et al(2019), “Firm-level political risk: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4):2135—2202.

- Héricourt, J. & C. Nedoncelle(2018), “Multi-destination firms and the impact of exchange-rate risk on trad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6(4):1178–1193.
- Iacovone, L. & B. S. Javorcik(2010), “Multi-product exporters: Product churning, uncertainty and export discoveries”, *Economic Journal* 120(544):481–499.
- Imbruno, M. (2019), “Im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4):806–826.
- Kropf, A. & P. Sauré(2014), “Fixed costs per shi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1):166–184.
- Lakatos, C. & L. Nilsson(2017), “The EU-Korea FTA: Anticipati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mpact”,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53(1):179–198.
- Lopresti, J. (2016),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cope adjustment in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0:160–173.
- Lu, Y. et al(2013),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2):290–300.
- Mayer, T. et al(2021),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3(5):874–891.
- Novy, D. & A. M. Taylor(2020), “Trade 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2(4):749–765.

Uncertainty, Market Margins, and Import Growth of Chinese Firms

WEI Hao WANG Chaon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uncertainty is the biggest risk faced by Chinese import firm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action of import firms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ed growth of im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margin”,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change in imports of Chinese firms into the import market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on the import market margins of firms and its chann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Examining from the “firm level”,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he import market, and a significant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he import market.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ing effect in absolute values, so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is to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ort growth of Chinese firm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firm-product level” is also robust. (2)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on import market margin is heterogeneous across firms and products.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channels,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can affect the import market margin of firms by forcing them to adjust the import market mix, and trade cost and supply shock are also important adjustment mechanism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firms’ active adjustment of import market mix is the deep cause and internal force of the uncertainty to promote firms’ import growth,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vocate im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ayout.

Keywords: Uncertainty; Import Source; Market Margin; Import Market Mix; Import Growth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刘新波)